

杨继洲及其《针灸大成》的学术思想浅析

★ 温红岩*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摘要:明代是针灸学发展昌盛的时期。《针灸大成》是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在他人协助下编辑而成的,是继《内经》、《针灸甲乙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此书于17世纪初首次刊行,至今历经四百余年,一直为针灸学界所重视。此书所承载的杨继洲的学术思想也一直被其后的历代医家及针灸学者作为研究重点而继承。对杨继洲的生平及其在《针灸大成》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做了阐述。

关键词:杨继洲;针灸大成;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1 杨继洲生平简介

杨继洲,名济时,三衢(今浙江衢县)人,约生活于明嘉靖元年至泰昌元年(公元1522~1620年)。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曾任明朝太医。继洲幼攻举子业,博学绩文,因一再厘于有司,遂而业医。他取出家藏医书秘籍刻苦攻读,寒暑不辍,很有心得,而尤精于针灸。自嘉靖二十年(1551年)后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四十年间名满朝野,历任楚王府良医和太医院御医等职。其医迹遍及福建、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是我国明代杰出的针灸学家。

2 《针灸大成》的成书背景及其内容概要

2.1 成书背景 在嘉靖年间,杨氏经选试至北京,任职太医院,在职期间其声望越来越高。后因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痿痹,群医久治莫效,于京都延请他前往应诊,其至后三针而愈,杨氏乃出示其家传之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欲托付印。赵知他“术之有所本”,又感“诸家之未备”,乃“复广求群书”^[1],并委派幕客靳贤为选集校正人,协助增补前贤针灸论著,再加上杨氏的理论和经验,成为《针灸大成》一书,然后为之付梓传播。

2.2 内容概要 《针灸大成》自明万历29年(1601)首次刊行,至清末300余年间,先后共重刊、重印近50次,而且前5次均为官府刊印,对明末及明以后的针灸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针灸大

成》全书内容共分十卷。第一卷是针道源流,扼要地记载了《针灸大成》援引诸书概貌,并作简要的评述,选《内经》、《难经》等书中的针灸内容,作为针灸的理论基础。第二、三两卷是针灸歌赋。其中卷三收入的四篇“策”是杨氏之考卷,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卷四为针刺手法部分。卷前重点论述了九针,继之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各家针法,后一部分是“经络迎随设为问答”,这是杨继洲在手法方面的经验总结。卷五为子午流注,所论时间配穴法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近人所阐述的子午流注几乎没有超出此卷之范围。第六、七两卷为脏腑、经络和腧穴,其有关各项之论述较为详尽。卷八为诸证针灸法。首列简易取穴法,继之用大量篇幅论述了23门疾病的针灸治疗。卷九首列治症总要,继之介绍了东垣针法,名医治法和各家灸法,此后又介绍了灸法的基本内容,卷尾还附有杨氏的33则医案。卷十是小儿按摩,内容十分丰富,实际上是《针灸大成》的附篇^[2]。

3 杨继洲的学术思想

3.1 重视经典,溯源穷流 杨氏勤求古训,治学力求渊博精深,对《素问》、《灵枢》、《难经》、《铜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无不研习。在其《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中强调:“不溯其原,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溯而言之,则惟《素》《难》为最要”。所以,《针灸大成》开卷篇首就是“针道源流”。因此他精读《内

* 作者简介:温红岩(1981-),女,山东济宁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医史研究、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经》、《难经》，将《内经》、《难经》中有关针灸的重要著述作为阐发针灸的理论基础。载《内经》23篇，《难经》18篇，反复参详，阐发经旨，穷究诸家，详彻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并考证穴位，研讨手法，按经审证，严谨处方，所以他的著作既全面又系统，既渊博精湛，又能执简驭繁。

3.2 通权达变，重视针法 杨氏针法、手法理论独具特色，除广收博采前贤手法之外，还载述了杨氏家传的许多手法，特别是“三衢杨氏补泻”中，论述的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包括了数十种单式和复式补泻手法，这对手法理论无疑是较大的发展。

(1) 杨氏以自己的经验，结合《内》、《难》及高武等有关手法，提出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撮、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拨针等下针十二种手法，为了便于记忆，编成歌诀，曰：“针法玄机口诀多，手法虽多亦不过，切穴持针温口内，进针循撮退针搓，指捻泻气针留豆，摇令穴大拨如梭”。此后杨氏又在十二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制出“下手八法”，成为后世针灸医家的习用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即：揣：“揣而寻之”，即“以手揣摸其处”，寻穴定位。爪：“爪而下之”，进针时，“左手重而切按”，“右手轻而徐入”。搓：“搓而转者，如搓线之貌”，“以大指次指相合，大指往上，进之为左，大指往下，退之为右”，左为补，右为泻。弹：“弹而努之，此则先弹针头，待气至，却退一豆徐，乃先浅而后深”，此补针之法。摇：“摇而伸之，此乃先摇动针头，待气至，却退一豆徐，乃先深而后浅”，此泻针之法。扞：“扞而闭之”，出针时，急扞其穴，毋令气泄，此为真补。循：“循而通之”，“以手指于穴上，四旁循之，使令气血宣散，方可下针，故出针时，不闭其穴”，此为真泻。捻：“捻者，治上大指向外捻，治下大指向内捻”；外捻者气向上而治病，内捻者气向下而治病。

(2) 施行补泻得宜，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九六补泻本在李梴《医学入门》中有所论述。杨氏认为“九六”，主要指捻针次数而言，即捻拨九下（次）为九阳数，为补；捻拨六下（次）为六阴数，为泻。如《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云：“补针之法……行九阳之数，捻九撮九……泻针之法……行六阴之数，捻六撮六。”（撮，拨也）在临床上，他常运用九六补泻，其医案凡涉及手法，多只言九六。如吕小山结

核在臂，针曲池，行六阴数的泻法；又如虞绍东翁患膈气，针刺上部行六阴数，下部行九阳数，以泻上补下等。

3.3 完善透穴针法理论 杨氏之前，本在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有“偏正头风痛难以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更要沿皮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3]的记载。杨氏将此发展成一种理论。如：治偏正头风有痰者“风池刺1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偏正头风无痰者“合谷穴针至劳宫”；口眼歪斜“地仓针向颊车，颊车之针，向透地仓”；两眼红肿者“鱼尾针透鱼腰”；两腿痛，膝红肿“膝关……横针透膝眼”；腿足红肿“外昆（仑）针透内吕（细）”；脾家之症有寒热“间使透支沟”；手臂红肿连腕痛“腋门沿皮针向后透阳池”；寒痰咳嗽“列缺刺透太渊”。此外，还有横斜刺法，如头维透额角、睛明透鼻中等，对完善针法理论作出了较大贡献。

3.4 强调辨证论治，临证综合施治，常针灸药并用

杨氏在临床上对任何疾病，都详细诊视，辨证正确，因而不误治疗，获效神速。强调临证要运用四诊八纲，“探脉络，索营卫，诊表里。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者凉之，寒则温之，或通其气血，或维其真元”，力求审辨精确，随时变通。或依据脏腑经络，或依据脉理，或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证，灵活多变。

从杨氏30余例病案中不难发现，杨氏治病有的选用针法，有的选用灸法，有的针灸并用，有的针药并用。提倡治疗手段各具特色，不可偏废。正如《针灸大成·穴有奇正策》中说：“故善业医者，苟能旁通其数法之原，冥会其正之奥，时可以针而针，时可以灸而灸，时可以补而补，时可以泻而泻，或针灸可并举，则并举之，或补泻可并行，则并行之……”，说明他能根据各疗法之特长以及不同病情的需要，作出最佳综合治疗方案。纠正了当时崇尚药物而废弃针灸，以及明以前或重针或重灸的偏向，并强调针灸与药物相比之下的优势与特长。

参考文献

- [1] 明·杨继洲. 针灸大成[M]. 北京: 中国古籍出版社, 1998: 4.
- [2] 中国医籍大辞典·下册[M].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2: 1 145.
- [3] 元·王国瑞.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见: 针灸名著集成[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42.

(收稿日期: 2008-04-08)

欢 迎 投 稿 ！ 欢 迎 订 阅 ！